

# 狼

高倉輝著



# 狼

高 倉 輝 著  
金 福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 上 海

##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以日本生絲工业为背景，描写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間的斗争的小說。作者一方面刻划了生絲业托辣斯巨头，为了追求利潤而作出的灭绝人性的行为，一方面描写了为农民所同情和支援着的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并且有力地说明了：无论怎样的摧殘，也压制不了新生力量的日益强大。

“狼”是“农民之歌”的續篇，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作者都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高 倉 輝

狼

根據理想社 1953 年版本譯出

狼

高 倉 輝 著  
金 福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155

開本 787×1092 經 1/32 印張 6 字數 120,000

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7,000 定價(6) 0.50 元

## 譯 文 前 記

狼是日本共产党黨員作家高仓輝繼农民之歌之后写的一部小說，一九三二年八月在东京的報紙都新聞上开始連載，但到十一月間就被迫中途停止了，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作者才得把原稿全部修改，將当时所不能写或受到限制的地方加以改写或重写，于一九四九年在世界評論雜誌上分期刊全，一九五三年，东京理論社又將这部小說和农民之歌合刊为單行本。我現在就根据了这个版本把这两部小說譯成中文，分成两冊出版。

这一部小說写的是一九二九年时日本工人运动的故事，作者通过引人入胜的笔法，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的真实情况。他指出了那些日趋灭亡的壟断資本家是怎样的罪惡深重，一方面也說明了无论怎样横暴的摧殘，也压制不了新生力量的日趋壯大。小說里的主要角色，虽然是出于作者的構想，但故事的背景却完全是这一时期里的史实，背景里的若干人物，也是当时的真人。譯者在这里对这一时期前后的日本社会情况，簡單地介紹一下，作为本書的一个总的注解，以供讀者参考。

一九二九年是資本主义世界遭受最严重的經濟危机的一年，作为日本資本主义最大的一根支柱的蚕絲业，首先遭到了空前的打击；資本家为了挽救垂死的命运，一方面加紧策划向

中国进行殖民侵略，一方面对国内的工人加重了压榨；在这里，他们遭到了日本工人阶级的坚决反抗。

早在一九一九年时，由于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日本的工人运动即已日趋扩大。一九二二年，日本成立了新的工会中央组织——日本劳动总同盟（简称总同盟），它使日本工人运动带上了战斗的性质。同年七月，在渡边政之辅、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的创始之下，日本工人阶级成立了自己的党——共产党。当时党虽然不能公开活动，但还是采取了种种方法来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

但是，这时候的总同盟的领导权却被铃木、松岡等改良主义分子所窃夺了。由于这些人的活动，某些工会变质成了黄色工会，它们出卖了工人罢工运动，阻碍了工人的统一战线；在这种情势之下，也就发生了一九二三年的第一次对共产党的检举。一九二四年以后，总同盟就分裂为二：一方面是所谓社会民主主义领导的总同盟，另一方面则是在渡边政之辅等领导下新成立的革命的工会中央——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总同盟变成黄色工会后，就坚持着所谓劳资协调，经常与资本家打交道，社会民主主义者挂着“无产党”的招牌，实际上则做着资本家的走狗来破坏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在共产主义领导下的评议会，它尽管受到警宪的不断弹压，却始终坚持着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反对总同盟的投降主义，领导着工人向资本家进行坚决的斗争。

日本的反动统治阶级，为了镇压觉醒起来的劳动人民，于一九二五年通过了所谓“治安维持法”，规定对“图谋颠覆国体、私有财产制度者，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比过去第一次

檢举共产党时所引用的“治安警察法”更严厉了。但这种反动統治絲毫也不能压制日本劳动人民的斗争意志，罢工运动只有一年比一年高涨，劳动人民不但提出了反对解雇、要求减租、反对高佣金，而且也提出了政治要求。工人阶级率先为获得民主权利而战斗，明确地肯定了无产阶级的领导。跟着知识分子的思想也起了变化，一九二五年，在学校里开始了反对军事教育运动，也有一部分学生直接参加了工农运动；一些在群众运动里受到革命工人和农民的启发和教育的学生，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七年四月，若槻內閣在經濟危机中垮台，陸軍大將田中义一以賄选得来的政友会（代表三井財閥利益的政党）總裁的身分組閣。这个內閣一直延續到一九二九年七月最大一次經濟恐慌的时候才垮掉。

田中义一是一九一八年日本干涉俄国革命、出兵西伯利亞时的陸軍部長，他組閣以后，自己兼任了外交大臣。他对于当前危机的对策是：一面加强对國內革命势力的镇压，一面加紧对外侵略。田中內閣的所謂“强硬外交”，实际上就是日本壟斷資本家和軍閥官僚的侵略政策。在田中內閣成立后的第二个月，日本就借口“保护居留民”而出兵我国的山东省，企图阻撓当时国民革命軍的北上，以达到它的侵略目的。同年六月，田中又召集了与侵华有关的軍人举行了“东方會議”，討論了如何使中国永久淪为日本殖民地的整个方案，并在会上决定了侵略东北的基本方案——“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便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田中內閣对金融恐慌的对策，与他的前任并无不同。他

以政府“貸款”(实际上是奉送)的方式,来津貼日本銀行、台灣銀行等等金融資本的虧損,他以較前任內閣更重的賦稅搜括来的金錢支持壟斷資本,資本家更以压低米价、茧价来加重对农民的剝削,并以解雇、尅扣或不发工資等手段来加重对工人的压榨。

日本財閥和官僚軍閥这种把工农群众当作奴隶的反动政策,当然遭到了劳动人民的坚决反抗;自觉起来的日本工人,在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掀起了反对干涉中国的运动,他們努力向人民提出警告:战争的危險已迫在目前,号召大家起来为反对侵略政策、爭取政治上的自由而斗争。在日本反动統治階級看来,这些革命劳动者正是他們对外侵略政策的障碍。当时田中內閣对共产党的态度,表面上保持着不动声色,但暗底里却在策划着一网打尽的阴谋。一九二八年三月和一九二九年四月,田中內閣对共产党进行了两次全国性的大檢举,受到迫害的,先后达数千人。在田中任职的两年之間,他不但解散了日本劳动組合評議會等进步組織,同时又違背了宪法,以天皇的紧急勅令的方式修改了“治安維持法”,將十年的徒刑改为死刑。为了执行这种恐怖統治,田中又加强了專門对付政治思想犯的“特別高等警察”組織(簡称“特高”),进一步来加强对革命劳动者的迫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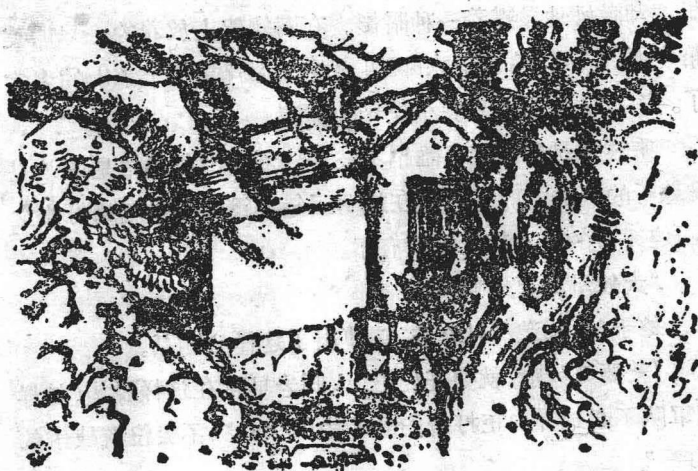
但是,日本反动統治的这种血腥政策,不但不能扼杀日本人民的解放运动,相反地,却在人民群众不屈的斗争里遭到了有力的反击。人民的革命組織不久又恢复起来了,評議會又在地下重新組織起来,改名为日本劳动組合全国協議会(簡称全协),繼續領導日本工人进行不屈不撓的斗争。这說明了

日本反动統治的血腥鎮壓，並不能吓倒自覺起來爭取自由的日本人民；相反地，日本人民的革命，却在日本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只有一天天地發展壯大起來。

今天，日本軍閥雖然受美帝國主義的扶植，進行着復活軍國主義的勾當；但日本人民却始終堅持着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對重新武裝、爭取自由民主和保衛和平的鬥爭。繼承着已往那種堅持不懈的、英勇的革命傳統，他們的鬥爭必將獲得完全勝利。我們讀了高倉輝的這篇小說，更深切地認識了這一點。

# 目次

|                 |     |
|-----------------|-----|
| 譯文前記 .....      | I   |
| 1. 諏訪 .....     | 1   |
| 2. “迎神会” .....  | 9   |
| 3. 三津江 .....    | 27  |
| 4. 下濱 .....     | 35  |
| 5. 龜吉 .....     | 44  |
| 6. 美佐子 .....    | 58  |
| 7. 肥料錢 .....    | 66  |
| 8. 母親 .....     | 74  |
| 9. 繅絲女工 .....   | 91  |
| 10. 土倉的里面 ..... | 106 |
| 11. 大槻新五 .....  | 119 |
| 12. 看守所 .....   | 132 |
| 13. 佃戶的女兒 ..... | 146 |
| 14. 共產黨 .....   | 157 |
| 15. 千代 .....    | 164 |
| 16. 狼 .....     | 170 |



## 1. 諏訪①

一九二九年初夏的某一个傍晚，中央綫②的火車沿着山、架县和長野县交界处的山坡，轟隆轟隆地喘着气，慢吞吞地向上爬着。

車廂里面，乘客寥寥。

在一面的角落里，坐着一个穿了高等学校制服的学生。这个学生的容貌俊美，很引人注目。鼻梁和面部的輪廓都极端正，象是雕塑出来的一样。一对烏黑清澄的大眼珠，加上雪白得好似透明的皮肤，格外显得秀气。而且身材高高的，体格很是魁梧。

这个学生好奇地眺望着窗外的景色。但是，在他的眼睛

里，却微妙地显露着一种暗影。在网綫架上放着的一只旧皮箱上面，写着“古畑正太郎”几个字，那就是这个学生的名字了。旁边还放着一只装小提琴的提箱。

乘客都是默默地，誰也不吱声。看来倒并不單是因为長途旅行的疲勞，而是因为在这两三年尖銳的不景气的打击之下，連开口的气力都变得沒有了。

“大战争就要来啦！”

终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傳出了这样一句话。

“就要开始啦，就要开始啦，人們老早就这样說了；这样把军队不断地开向正打着內战的中国去，决不会沒有战争的道理。”

“不，听說目的不在中国，而是在俄国。这似乎还是前年田中內閣成立时候的計劃。田中大將过去曾經出兵西伯利亞，占領过將近半个俄国。那次虽然沒有成功，但这一次却可以借了中国內乱的机会，乘火打劫，先把滿洲拿到手，然后再占中国，取俄国。俄国一到手，‘紅色’的根也就拔掉了，因此也就可以进取欧洲，最后再占領美国。据說，这样一来，全世界就在日本的手里啦。”

又沉默了一会儿。

“战争这东西，真討厭啊！再要打起来，可怎么办呢？”

“不，还是打仗的好。已經不行啦，茧价在跌，絲价在跌，

---

① 諏訪是日本長野县所轄的一个都市，位于諏訪湖的东南岸，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温泉都市；諏訪湖西岸的岡谷市，是日本制絲业的中心。

② 日本鉄路干綫之一，起自东京，止于名古屋。

工資也在降低。只有捐稅却在提高。象这样子下去，除了上吊以外，沒有別的办法了。可是与其把項頸吊起来，倒不如碎的一声，碰在炮彈上来得干脆哩。”

火車已經爬完了山坡，它突然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奔馳。同时，一种高原上所特有的寒气襲进車廂里来，乘客們好象都有一种苏醒过来了似的感覺。

尤其是对病后的正太郎來說，这种寒气更使他覺得有透入肌肤之感。可是在这里面，他也覺得有一种說不出的親切感。因为，这正是“故乡”的寒气啊。他已抑止不住他的心在暗中跳躍了。

“这一帶还有着花哩，到底，这是信州啊！”

那边有人在这里說。

“那是什么花啊？”

正太郎也出神地眺望着鋪滿在山坡上的、不知名的雪白的花。他对这久別重逢的故乡，感到說不出的親切。这时候，只有在立科山的峯頂上，还輝映着夕陽的光芒，落在阴影里的乡里，却是已經灯火点点了。

火車开进下一个車站，正太郎惊奇地睜大了眼睛，望着月台上汹涌的人群，只見他們爭先恐后地挤着上車，掀起了一片喧嘩嘈杂的声音，再加上在月台上奔来奔去的人的叫喊声，鐵路人員的怒喝声等，鬧做一团。原来很空的車廂，霎時間变得拥挤起来了。

对啦，諏訪在过节哩。他終於清醒了过来。这是七年一度的“迎神会”。这些人都是去赶会的，他不是也为了这个而回来的嗎？

紛乱还正在繼續着的时候，開車的鈴声又尖銳地响起来了。

正太郎无心地眺望着月台的情景，突然地，他在这里面发现了一样什么东西。在还是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他的确看见有一样什么东西。但这到底是什么呢，在他自己都沒有弄清楚之前，就忽然又消失在人群中了。

他慌忙把头探到窗外去找尋，但那里看得到的，还只是那些发了瘋似的人們在前推后拥，以及这些人的奇奇怪怪的脸罢了。

轟隆一声，火車又开动了。

正太郎被一种說不出的不安所侵襲着，重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火車在对着湖水的方向疾駛。馬上就要到达諏訪啦，这久別重逢的故乡——諏訪。他好象連湖水的气息都聞到了一样。

正太郎感到有一种新的恐惧从心底里涌上来。这种心情，可以說是一种不可思議的喜悦，同时，却也是一种說不出的不安。实际上，他的面色的所以这样特別蒼白，还决不是因为伤寒病初愈的关系，而是因为由那种过于惊异的事情所引起的极度的不安，不，甚至可以說还殘留着恐惧的緣故。

可是，如果不是因为这种不安，这种恐惧，他也决不会回来的。

第一，長久以来一直跟他不和的父亲，竟会突然改变了脾气，向他說“回来过节罢”，这是怪事；再有，父亲对他想学艺术的志願，一直是那样頑固地反对着的，現在却忽然变得似乎贊

成了，这就使人更感到不可思議了。祖母純老太太的信上說，只要正太郎在过节的时候回家来，一切也就可以圓滿解决的。但是，一生就靠他那种鉄一般的頑固意志行事的父亲，果真会有这种事嗎？真的嗎？

此外，还有几天以前发生的那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世界上竟会有这样不可思議的事情？現在想起来都会使人有全身战栗之感。

那一天，正太郎难得想去看一次棒球比賽，因此，一清早就从东中野①的家里出来。几个月来，这还是第一次能出去欣赏一下自己所喜欢的运动，他的这种高兴的心情，更使他那正在漸漸恢复健康的身体感到格外的舒暢。

他剛才走出門口，就看到打对面来了一个青年人，走到他面前忽然停住了。

“对不起，請教一下，古畑先生的府上是这里嗎？”

那个青年穿着一套粗陋的單衣，把手举到了帽子沿。

“是的。”

“对不起，您就是古畑先生府上的人嗎？”

刹時間，正太郎啞口答不上来了。他从来也沒有遇到过一个有这样坚定的面容的人，不，他簡直不知道会有这样态度坚定的人的。因此，他惊讶地看呆了。

可是，再一看，这也只是非常平凡的一个青年人，身材矮小，肩膀寬闊，此外，使他注目的，还有那双手却是特別大。

“府上有一位叫正太郎的嗎？”

---

① 东京市内的一区。

这时候，正太郎好象才清醒了过来。

“我就是正太郎。”

那青年明朗地笑起来。

“我也在这样想哩。”

他急忙打怀里掏出一封信来。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把这封信交给你，嗯，只要交到就行啦。”

他突然收住了话头。

“再会！”

事实上，正太郎想说什么也来不及了。那个人只略略招呼了一下，立刻就转身向那边去了。他走得虽然不太急，但跨的步子却特别大，一会儿就在那边的转角处消失了。

正太郎完全莫名其妙地看着交给他的信；那是一个很粗陋的信封，上面只写着：

古畑正太郎先生

几个字，反面也没有注明姓名①。

他急忙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小纸条：

在您的諏訪的家里有一座古旧的土仓。如果您想要知道您的不知去向的母亲的踪迹存亡，您应该到那土仓里面去看看。

正太郎脸色变得铁青，立刻回进屋去。

他是怎样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的，连自己也不知道了。他把身子倒在长椅里，象死了一般，动都不动。

他眼前只看到有什么东西在一闪一闪地晃来晃去。是那

---

① 日本人的习惯，发信人的姓名地址是写在信封的反面的。

只手！大得非凡的手！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不可思議的手！

终于，他撑起身来，重新念着那封信：

在您的諏訪的家里有一座古旧的土仓。

的確，他家里是有一座土仓，古老而寬大的土仓。

如果您要知道您的不知去向的母亲的踪迹存亡……

正太郎念到这里，好象气息都被塞住了。在他这二十年来的日子里，这也正是他的唯一的悲哀。

他的母亲是在六年前他十四岁剛进东京的中学的时候，突然从这世界上消失的。当时他悲痛得象发了瘋一样。他既沒有弟兄姊妹，再加父亲又不可亲，因此，最可亲的也只有母亲一个人了。可是，这个母亲却忽然又消声匿迹，一直到現在，始終不知去向。

因为他还很小，誰也沒有和他細談过这件事。直到后来，他才漸漸地从和他一直同住在东京的祖父母嘴里，从他母亲自故乡帶來的、他一生下来就負責帶养他的奶媽阿龙嘴里，得知了一个大概。

母亲不是單独一个人不見的，据說她是和一个男人在一块儿不見的。

“媳妇不規矩！”

这样的话，也曾从祖父母嘴里无意之間漏出来过。以后時間慢慢过去，人們也就漸漸地把他母亲的事忘記了。后来奶媽阿龙也因为有病，請假从諏訪回去了。不久以前。在父亲那里当秘書的阿龙的弟弟千野，就曾笑着对他这样说：

“少爷，姊姊回家以后还一直在惦念着少爷您哩。”

但是，正太郎打那时候起就不會再見到过阿龙了。

现在，在意想不到的場合，忽然又提起母亲这件事来了。那个大手的男人，他是怎么会知道母亲的事情的呢？还有，那座古老的土仓，和母亲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說，母亲現在还在什么地方活着嗎？母亲的去向！对啦，只要有“去向”……他胸中不禁沸騰起来了。

最后，他终于下定了决心。管它怎么样，先回到諏訪去看看。

火車在尖銳的汽笛声中繞着大弯前进。同时，眼前已出現了一片火海。到諏訪啦！火車指向着节日的灯火和人的洪流前进。正太郎急忙从上面取下自己的行李来。

就在这个时候，从隔壁車厢里进来了一个女的，在他身边挤过。他不禁先是一怔，矮小的身材，圓圓的臉，确实好像是見过的。对啦，在前一个車站上看到的，不就是这个人嗎？他正在这样想的时候，那个女的已經把头探出窗外去了，这时候，在对面的人堆里，忽然有一只手举了起来。

他禁不住啊的一声叫了出来。就是这只手！这只大得非凡的手！一閃之下，那張臉也看清楚了，啊！就是這張臉！这么一来，可真把正太郎吓呆了。

汽笛响了。混乱的人群硬把好象失落了魂魄似的正太郎拥向外边去。